

原创小说

大力吴老头

彭建华

我进局里时，大约是八月。那时，吴老头就开始戴帽子了。他瘦小的身材，配上一个枣核形的脑袋，本来是相得益彰的，然而却偏偏戴上一顶鸭舌帽，便有点滑稽，有点不伦不类了。

他是局里的门卫兼传达，还要负责打扫机关大院地面的卫生。尽管身兼三职，但每天的事情并不多。除了早晨上班时给各办公室送一次报刊邮件，其余大多时间都见他在楼下坪里拖地。

他拿两只碎布拖把，在水笼头下淋得透湿，就好像两管饱蘸浓墨的巨椽大笔，然后毫无章法地在偌大的院坪里疾风扫落叶般一阵恣意挥洒。奇怪的是，他竟然面不改色心不跳，颇具功底。半小时左右，他又从大门口开始，一行一行地来回细拖，与先前恰恰相反，一改狂疾的风格，慢条斯理划出一道道笔直的湿线。如是反复二次，机关大院的水泥地面就被他弄得泛起隐隐的青光。这时，他会站在传达室后面爬满爬壁虎藤的矮窗下，鸭舌帽下一双细小的眯眼久久地望着

院坪出神。

我是一打工的，自然就住在机关大院的办公楼上。下班无事，我爱倚在走廊护栏上，或看书，或俯瞰，久而久之，竟看出了吴老头的一点门道来。原来，他那看似毫无章法的狂疾拖地，实则是大有章法，一拖一顿竟然都是唐代草圣张旭的招式！站在地上看不出什么，站在高楼上便看出了他将草圣张旭的狂草尽情演绎在了偌大的水泥地面上，拖地倒是假，写字练字才是真。就连他其后那慢条斯理的拖地动作，也是大有讲究。原来，一招一式都蕴藏着太极推手的功夫。呵，这个吴老头不简单！

后来发生的两件事，印证了我的猜测。

一次是半年后的一个深夜，有两个喝醉了酒的青年，找不到了自家的门，竟然摸到局机关传达室的门上，拍得山响。其时，吴老头正好去办公楼解手去了，留下个老婆子一人在传达室睡觉。后来据老婆子说，吓得我呀差点要尿床，死命地打办公室主任家电话，却无人接听。心想老头子上

厕所马上就要回来，碰上这两个家伙肯定要吃亏。果不其然，这时就听到了外面老头子的声音，仍是平时那惯有的慢条斯理语气：哪个呀，深更半夜在这里吵嚷？随后听到那两人嗓门声：老头子，赶快给我们报销酒钱！又听到“砰”的两声，像是砸碎了两个酒瓶。再就听到动手打斗的动静，急得屋内老婆子大喊“救命”。谁知待局里有人赶到时，看到的却是两个酒徒已被吴老头生生擒住，正双手被裤腰带捆绑，蹲在墙角哩。老婆子说，我跟老头子睡了几十年，还不晓得他有这么大的气力呢。

第二件事是因为一封信。那天，吴老头有事请假，由他老婆子代班。报刊邮件送到办公室后，我发现了一封特殊的信。信是某书画杂志寄来的，收信人竟然写着吴老头子。想起他天天在院坪练书法的情景，我并不觉得奇怪。为了一睹吴老头“狂草”的风韵，第二天我硬是软磨硬泡地缠着他，终得所愿。看那发表在杂志上的“狂草”，给人一种骏马驰骋倏忽千里、云蒸霞蔚变化莫测的感觉，看那笔法，分明是饱蘸一次浓墨，一气挥就。

枣 林

陈学阳

时光煮雨,秋风凝香,又是一年熟枣满枝。

七月十五枣红腕，八月十五打个净。进入农历七月,藏于墨绿油亮的叶子间的枣儿就青里透白,蒂儿泛红,慢慢穿上小红袄。临近中秋,密密匝匝的枣儿饱盈盈的,亮晶晶的,你挤着我,我挨着你,簇拥在高高低低的枝条上,似无数颗红宝石,又像风中摇动的千千万万个小铃铛或小灯笼,闪耀诱人的光泽,散发成熟的果香。

生产队后山种植的枣树有二十多亩,据说是大集体时代种的。荒坡、塘坝、田垄、土边、石缝,到处都是,有圆圆溜溜的米枣,头尖腕鼓的尖嘴枣,皮薄肉厚的珍珠枣,个大葫芦状的糠头枣……记忆中,枣林最初归队集体所有,无需精心打理,但每年暑假队里都要分枣树。队长带着两个助手,一个持毛镰,一个拿笔墨,在每棵枣树上刮下一块皮,视种类和挂果情况,用墨汁标上类别序号,再召开队员大会,把枣树好丑搭配,做阍,抓阍,分配到户。抓阍时,户户都派家里平常手气最好的去,期待分到自己满意的。

那些年月,枣林,如一部循环重播的老影片,是我童年生活无法忘却的一部分。从暮春挤出质朴淡黄的嫩芽儿,到夏初枝繁叶茂,枣花飘香,从端午期间结出密如虫卵的小枣儿,到月半节前后被阳光慢慢染红,枣林几乎没有清静过。饥饿的鸟儿不顾潜伏于暗处的弹弓,成群结队地前来啄虫、采果,吃饱了,就把枝头当舞台,蹦蹦跳跳,叽叽喳喳。孩子们则经常在枣林里放牛、扯猪草、摘夏枯头,拍蚂蚱、捂蛴蛰、捣蜂窝,从山脚到山顶,一行行、一棵棵数着枣树。有时也像落满的鸟雀蝉儿一样倚坐在树杈上,挤眉弄眼,抓耳挠腮,模仿孙悟空。枣林成了我们的“花果山”。看着枣儿在风风雨雨的洗礼中,一天天地变胖长大,压弯树腰,即便伸手可

摘,我们也只是失望地咽口水,焦急地等待队里尽快分枣树。

虽说枣树上有很多扎人的刺儿和毛虫,但山里人不怕,打枣子是件快乐的事。枣树分下来后,每当父亲一声令下打枣子,一家人便热热闹闹兴奋起来。我第一个端箩背筐,哥哥做了根长钩,母亲找来旧床单废胶纸铺在树下,希望落地的枣儿干净,少些疤痕,父亲举起细长细长的竹竿,稳准狠地挥扑着。随着“沙沙沙”的响声,红红青青的枣儿顷刻像下冰雹一样落满一地。低枝不便扑的,母亲过去摘。高处够不着的,哥哥爬到树杈,跨在丫杈间,拽着枝条使劲摇晃。实在摇不下来的,就用长钩子去钩。母亲在树底叮嘱哥哥:“慢慢钩噢,别钩断树枝!”我站在一旁,眼尖尖地瞧见一些特别调皮的枣儿从胶纸上跑丢,从床单上弹走,溜到草丛中、掉进石缝里,便顾不得荆棘和正砸往头部的枣子,四下奔跑捡拾,不舍得放过任何一颗。山塘边的那棵枣树,枣儿争先恐后地落到水里,如一群跳水运动员,集体扎进水中,又迅速冒出来,你碰我,我撞你,又像小朋友们在游泳嬉戏。父亲立马下水,用网兜一一捞尽。打完了,哥还不肯回去,瞪大眼睛在树上树下瞄来瞄去,继续搜寻被遗漏的枣儿。

母亲看到积得老高的枣堆,绽开一脸菊花纹,溢射着心满意足的盈实。鲜枣下了树,得马上晒,不然,会烂掉。洗净后,母亲让我选取无虫伤鸟啄、火红鲜艳的枣儿,送给奶奶品尝。之后,便在柴房、砖堆和阳台上,铺开席子胶纸,排放门板锅盖,置上篮盒簸箕,把枣摊匀,时不时翻动……

奶奶尝着鲜枣,常念叨《增广贤文》里“牡丹花好空入目,枣花虽小能结实”这一句话。我当时年少懵懂,后来才明白奶奶的用意,她是告诫我们要诚实做人、踏实干事,像枣树一样贱生、纯实,与世无争,不显摆张扬。奶奶还说,枣林救过我母亲的命。母亲生下哥哥后,一直贫血,剖腹养下我又失血过多,身体消瘦,

虚弱。那时,家里买不到也买不起补品,打下枣子后,奶奶父亲都舍不得吃,总是在熬粥的时候加上几个晒干的红枣,让母亲每晚喝上两碗。一年后,母亲面色红润,恢复如初,贫血症竟奇迹般不治而愈。

已记不清是哪一年,队里把枣树固定地分给各家各户,之后每年便不再变动。我们家分得了三棵枣树,其中一棵伴在田垄,灰褐的树身遍布踩踏的伤痕,硬朗的虬枝像老人干瘪的大手,在空中挥练着各种拳形。稠密的枝叶像一把撑开的大伞,荫罩了邻居的一角稻田。为了不影响禾苗生长,父亲忍痛砍去大半枝桠,用泥巴糊住伤口。我们心疼得以为它会枯死。可没想到的是,第二年,另一半粗糙的树枝照旧蓬勃地萌生嫩绿鸭蛋形的叶子,挂满米状黄绿色淡淡的小花,秋后仍枣儿累枝,收获了满满一箩筐。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棵碗口粗的驼背枣被雷劈中枯死了,父亲砍下它,挖出根,请木匠依形锯成犁弯、耙齿、锄柄、扁担,边角余料雕成一些床葫芦,还帮我做了一个大陀螺。父亲说,枣木细密坚韧,硬实耐用,不易断裂,是做家具的好料,帮我家做工的陈师傅还创缺了刨子,锯断了一把锯子。

往后,乡亲们绝大多数移居城里,那片枣林就无人问津了。每次驱车回老家,我总忍不住朝队里后山那片被灌木湮没的枣林忧戚地张望。虽然也有多次因工作之便在茅洞桥、谭子山等地见到新种的枣林,但心中颇有枣林红尽客他乡的感慨,缺失便一如既往。

今年六月,老家的旧房子在暴风雨夜坍塌。父亲准备在原址砌新屋,还让我请人做设计。我准备在房前屋后栽植雪松、桂花树,没想到父亲知道后坚决反对。他说,得种一圈枣子树。

这几天晚上,我反复做了同一个梦:新房落成,父亲在屋周围种下的枣核全发芽了,一下子就长成一片枣林,枣林翠冠如盖,缀满了红通通的枣儿。

内蒙行（组诗）

颜娃沙

希拉穆仁草原

八月
 泛海的季节
 浪花与白云
 船长与水手
 都在醉美地欣赏……
 一棵草上的水滴
 宣示着海的形象
 有波无涛的起伏
 耸起来一片向阳
 鹰飞过
 兔子哭着钻入海底
 两只红色的聚光
 照射它的翅膀
 欢送远去的客人
 何时来
 我还在希拉穆仁……

敖包

石块垒起的高度
 沉在人的心底
 俄罗斯那个工匠的作品
 成了苏鲁锭
 与蓝天白云为伴
 告诉长生天
 战争与力量
 和平与权威
 于是胡须与马鬃
 成了飞舞的彩条……

篝火与蒙古包

夜晚的大海
 竟然开出了一束花
 在星星的监督下
 让祥云落在了圆顶的帽子上
 花的照映,人们的脸是红色的
 手拉着手、跺起脚、哼起牧歌
 长调也来了
 狼也安静了
 一圈一圈的光环
 随着音乐写在脸上
 不再从毡包飞出
 定格在咀嚼的声音里……

王爷与烤全羊

一身红蓝绸缎
 撑起那座漂移的蒙古包
 马蹄袖口扎得紧紧
 毡靴也在闪耀
 似乎远离草原的寒风……

炫目的银饰刺痛了羊的眼睛
 它们闭目卧在托盘里休息
 慢慢地,为王公贵胄制造了能量
 大汗的宫殿容不下太多的苏鲁锭
 于是丰饶草原的种子
 长在了中东与欧洲的土地
 铁骑的蹄印传递着英雄的基因
 英雄驰骋在浩瀚的时光隧道……

王昭君

长江水浇灌的
 那朵“落雁”之花
 开放在胡马阴山的高原
 那首《琵琶怨》是泪水滴在琴弦上的声音
 一路黄沙滚滚、马嘶雁鸣
 凄婉悦耳的琴声里
 使南飞的大雁忘记舞动了翅膀
 跌落于平沙之上
 迎亲的队伍浩瀚长烟
 让一片片祥云萦绕在了大漠草原
 大汉与匈奴
 掖庭与单于
 交易着悲欢的繁荣昌盛
 “青冢”里记载的“塞外流芳”
 不过是一曲泪望长安
 裂人心肺的变形乐章……